

筲箕灣報

《筲箕灣報》是因應展覽及表演而推出，紀錄本計劃與區內居民互动的成果。是次得到市區重建局的支持，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四月開始，首先走訪區內十多位街坊，將其人生經歷編成人物故事，並描述社區歷史和氣氛。其後，舉辦多項寫作、攝影、舞蹈工作坊及表演。《筲箕灣報》將情與景交融，刊出庶民故事和學生的優異作品，透視社區情懷的底蘊。

我們從街坊的故事得到啟發，創作了一場舞蹈演出，希望在農曆年間與各位共慶新春！特此多謝各位街坊朋友無微不至的協助。

香港人的故事 用藝術展示社區感情

香港對外幾乎全盤開放，好像無險可守，但此地也有好多寧靜的港灣和舊區，在變幻無定的驚濤駭浪之中，保存了珍貴的社區感情。筲箕灣就是那種給你避風避雨的港灣舊區。

從廿世紀五十年代到廿一世紀的今天，香港由一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小城，蛻變成國際化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其發展過程粗略可以分為五十年代的百業待興、六十年代的公共服務領域擴大、七十年代的中西文化頻密交流、八十年代移民潮、九十年代的工業北移和經濟轉型、九七後民生和文化的種種改變，香港一直努力保持亞洲大都會城市的角色。

期間，很多地方景物全非，沒想到筲箕灣這個舊區竟然躲得過城市發展的巨輪，幾十年來一直保留著樸實無華的市貌。更沒料到區內居民生活怡然自得，代代喜以此區為家，街坊街里相識幾十載，人情味濃厚。

區外人進筲箕灣，有誤入桃花源之驚喜。昔日的漁港就在鯉魚門海口側，岸上的阿公岩，昔日是出產花崗岩的石礦場。在六十年代，礦工遍布山上，一搵石仔一。客家人曾三利於十九世紀就是在此區經營石廠發跡，過後在沙田興建曾大屋圍村供族人居住。山上有菜田、採柴薪的樹林，海邊還有太古船塢。就在今日的太古城位置，造船業巔峰時期僱用五千多人，見證香港少有的重工業。



過去活動略談

幸得到各界支持，總參與人數超過三千人次！

「民間講故及寫作」工作坊

主持：陳雲博士
參與：區內街坊、筲箕灣官立小學校長及老師、中華基金中學、衛理中學、香港嘉諾撒學校

「詩遊筲箕灣」工作坊

主持：葉輝先生
參與：聖馬可中學、中華基金中學

「東大街情尋家」舞蹈工作坊

主持：甄小慧女士
參與：筲箕灣官立小學、中華基金會基灣小學

「另眼相看」攝影工作坊

主持：黃啟裕先生、謝健華先生、廖淑怡女士
參與：衛理中學、慈幼英文學校、中華基金會基灣小學

「東大街情尋家」舞蹈演出

主持：甄小慧女士、林恩瀟女士
參與：筲箕灣街坊
地點：望隆街休憩處

「東大街草根發聲」音樂會

主持：黃仁達先生、「迷你噪音」樂隊
參與：筲箕灣街坊
地點：望隆街休憩處

主辦
muse motion

支持
市區重建局
URBAN RENOVATION AUTHORITY

區內有情，文化有因。在筲箕灣，發展是累加的。這裡有新有舊，從阿公岩伸展到東大街和愛蝶灣。這裡不是新的掩蓋舊的，而是從舊的伸延到新的。從山伸延到海。幸好老街坊一念舊，從訪問中樂意詳述出其珍貴的人生經歷。循着故事脈絡，我們了解上一代人的價值觀和實幹精神。戰後的三十年，可以比喻為香港奮發圖強的年代。發哥也曾在某廣告說過，每個香港人也有自己的故事，我們從區內碰過、看過、聽過的巴士車長、務實的電車司機、有堅毅的船家、樂天的巴士車長、太太、風趣的教會長老、瀟灑的船塢技師、正直的醫生、鬼馬的水警等，十多個人物故事隱藏了香港的素質，足以為後輩提供生活態度的榜樣。用藝術展示社區感情，表彰香港舊區的文化。

表面上看，筲箕灣的人情味特別濃厚，是因為這一帶沒有巨型商場，小店街舖林立，又因為遠離中環，生活節奏緩慢自在，出入以區內人居多，老街坊在街頭巷尾點頭問安，在街市買餅、閒聊幾句，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比較細膩。但訪問過十多位街坊後發現，這份社區人情味主要源於早年一區安置的木屋，後以延續。政府遷拆山上十多條舊村的木屋和石屋後，便興建耀東村安置居民。海邊棚屋大火後，逐步安排到明華大廈等公共屋村。上樓且提供公共空間方便住戶交流。過去幾十年，無亂拆亂起樓的情況，「三代同區」，感情自然深厚。



那些年，英雄被困筲箕灣

我是六十年代搬到筲箕灣，住在淺水碼頭村，讀慈幼中學。從家裏看到伸入九龍灣的機場跑道和觀塘工業區，背山面海，現在的描述是無敵海景，大有李超人說的心曠神怡，怕都要一萬蚊一呎了。家裏沒有食水供應，我們和鄰居合作在山上一處深溝把水截流到一個小水池，用軟水管送到屋內，大家廿四小時分段把水儲起，每次打風一定吹斷水管，上山維修是指定動作。一九六三年大旱，山澗水沒有了，政府每四天只供水四小時，我們全家總動員拿着水桶在街喉排隊，拿到水還要從筲箕灣道抬上山，真是滴滴皆辛苦。淺水碼頭村口面對鸞鳳茶樓，這裏可算是筲箕灣的旺區，有永華戲院和華都國貨公司，後來還有比較高級的嘉頓餐廳。政府診所、巴士和電車總站也在附近，去柴灣的巴士也經過。區內有馮強膠鞋廠、振興餅乾廠和大中針廠。

內地大躍進 一夜間新木屋如雨後春筍

當年筲箕灣十多條山村，單數山谷間亦有七條之多。今天全消失煙沒在時間的洪流中，幼年的場景好像未及世上存在過一樣，當年佈滿整個山頭的山村，今天全數清拆掉，僅剩零丁三兩間小石屋。然而山村間的童年往事，似乎還不時在他腦海中浮現，並沒有隨村落消失。當年那份孩童的率性，早已潛藏在他溫和的眼神中，不著痕跡。現在剩下一條長斜路還能約略勾起一淺水碼頭村的一幢殘影，在耀東村裡邊，一直延伸到頂，那裡有一幢從前是巴基斯坦警察的宿舍，叫夏園，像別墅一樣，從前山邊有的一排豬欄。當年的石屋都建在山谷中，零散的有些許耕地梯田豬欄。海岸有漁民時，山邊就有客家人聚居。村口是碼頭，鄰近今天的巴士總站。顧名思義，碼頭的水淺得緊要，潮退時，光禿禿的泥灘就露出水面，碼頭沿著泥灘一直往外延伸，旁邊的避風塘泊滿漁船艇戶。那是填海以前的光景。今天還保留得較為完整可能就只有東大街，當年靠在岸邊，然而今



天幕名而來的人們，為的可能只是滿街林立的新式食肆。到內地大躍進時期，更多人因飢荒逃難來港，山村中好像一夜之間多了許多木屋，連農地都被霸佔去，電線鋪天蓋地的搭起，天空好像要密縫起來似的，電線彷彿要隨時下墜，電死人的事件也有發生過。抗戰時曾任東江中隊後勤總司令的張爸爸訓練有素，領導才能出眾，被選為村長後，便組織起團練，防風防火，也要防山洪爆發。即使人口變得密集，面對生活環境與大自然的威脅，人們倒更守望相助，互相依存。

我們這一代特別多獅子山下的故事，例如我們幫襯的米舖，老板自己和伙計一齊送貨上山，十分捱得。我們十六年後離開筲箕灣，他已經是區內活躍的投資者，買樓是一幢幢買和擁有幾個舖位。我太太年幼時也要在家裏穿膠花，拿牛仔褲回家剪線頭等，時至今日幾兄弟姊妹都脫貧了。所以狼哥哥曾經對傳媒聲稱他母親當年搬遷膠花，怎樣怎樣的，未免有點貽笑大方了。

同義興船廠龍船
六艘木製龍船運美國

船廠老闆劉先生

劉師父家當年造龍舟聞名海外，現仍為相熟的漁戶修船。造龍船業務早已式微，他們同義興船廠最後一批用柚木入榫方式製作的龍船，早於二〇〇二年，從他和父親手中運到美國去比賽。他還珍藏著當年旅遊發展局拍下的光碟，邊抱怨著當時拍攝隊僅阻礙工作，邊細數當年造船的每個步驟：燒彎龍頭龍尾木材的手勢、如何裝龍骨，那是外國改良出更輕身簡潔，倒模而出的玻璃纖維龍舟後，漸於香港絕跡的細致手刨木船工藝。他從片中看見當年兄弟中唯一繼承父業，自小投身

太古在筲箕灣建船塢糖廠
工人福利包括教學、醫療、康樂

前船塢工人及退休水警溫先生

幾歲時住過筲箕灣差館後山上的橫坑西村，戰時逃到深圳去住，打完仗又回到筲箕灣搬進石屋去。當時石屋左右都無人居住，甚至還躺著戰時屍首。他經歷最壞的時候，戰亂、貧窮、飢荒。漢民學校為太古集團所有，也就是現時時的太古小學，現址前身是太古船塢宿舍。

小學畢業後他本來考到中學學位，校長甚至推薦他申請半費資助，可是當時為太古船塢工人的父親還是窮得供養不起，小學學費全免也是父親的工人福利，他因此才有書可讀，於是十五歲一畢業他就到船塢學師。英式集團福利完善，除了學費資助，更有沿太古樓起多都拆掉，有的搬到測漁涌康山去。往時還有球場泳池，他小時常去游泳；看病則去附屬的診療所，生活一般需要都照顧周全。

他當了兩年學徒。當時船廠專門鑄造大河船，他試過車扇葉，是發動機的螺旋槳；打生鐵做包裹內部零件的機器企身；甚至負責扭大喉的轉角位。尤記得當年裝鐵板時，繞紅的窩釘拋上去給站在高處的工人，工人一手接過就用大鋼鎚揀進去。那個年代還未有焊接技術，建大橋亦用窩釘。像早前幾乎拆去，以30年代最尖端技術建築，帝國大廈式結構的舊灣仔街市，裡邊也是現今少有的窩釘接合。當時每個細部都由不同陪門負責，畫積的也是現今少有的窩釘接機械設計，整條生產線一氣呵成。後來行業式微，鑄造的、門木的、轉管、造渠蓋。

《景》 聖馬可中學

余昕鴻

啱啱，啱啱
當零丁的硬幣落進香油箱
我正立在天后娘娘的神像前
濃濁的檀香鑽進鼻端
時而聚合 時而飄散
蓮花燈前瀰漫着漫漫的霧
噫，矇矓中側旁的鬪戰勝佛好像瞪了我一眼

轟隆，轟隆
當龐大的泥頭車一癩一拐地行走
我正倚在阿公岩村的寮屋邊上
撫着壁上深棕的鏽跡
有的粉碎 有的剝落
旁側的建築工地門庭深鎖
哎，怎麼我隱約聽見磚土的哀號？

砰嘭哇啦，叮鈴噹啣
在這裏響起的
決不是甚麼鈞天廣樂
在這裏出現的
也非顯貴華美之人與物
但依賴她呼出的鼻息
孕育了如許深刻沉澱的空氣
新和舊交織 古和今相融
這是開明母親給我們的福祉
嘻，我們居然就活在這大熔爐中！



衛理中學 / 蔡靜雯

《筲箕灣世界》
聖馬可中學

柯沛希

亞公岩村像沉睡的城堡 自成一角
童話裏的人悄無聲息
信箱只有信滿滿的陪伴
踏上石階 是通往桃花源的幽徑
我嗅到微潮的翠綠色

煙霧裏的古廟 與暗巷裏的老村
都是另一個
安然純粹的世界
世界裏 掛在天上的大鐘
永遠 指向三點半的明媚午後

筲箕灣的天空特別藍
一波蕩漾的煦暖

安全島驚見
熟睡孩童

睡「公子」醒後才知被作弄

巴士車長朱先生

巴士司機，後來改稱車長，一車之長，不屬於高不可攀的職業，我們每天看見穿著制服的司機，會喚一句「佢揸巴士」。你清楚他的工作，他的不可或缺，他主宰你一天裡某段路程，但他沉默，他普遍，他尋常，他沒有飛機師的浪漫，沒有船夫的粗曠，但有老街坊的親切。日日重覆的動作，靜靜坐在焗束剛位上，為你向前趕路，你少有回頭說句感謝，感謝他的辛勞，敬佩他的技術。

沒有抱怨，沒有不滿，只是在憶起童年生活時，眼中會閃爍出另一種神彩，語調提高，不時開懷大笑。他出生於西營盤般咸道一帶，兒時住過的地方叫「芽菜坑村」，在現今可望及維港夜景燈火璀璨的北角雲景道雲景台之側。山水清澈，始可以浸芽菜。形象化的名字總易討人喜歡，仿佛可聽見流水穿梭在綿密滋長著一筐筐嫩豆芽的水坑中，淅淅瀝瀝，川流不息，像當時村中那群通山奔跑的小孩。他當然就是跟友人們到處亂鑽的小孩，跑到炮台山那邊騎馬偷摘人家的番石榴，被人發現險些走避不及。

在生活簡樸自由奔放的山村中長大，孩童們無不以惡作劇為樂。記得那種摺疊式帆布床嗎？他在悶熱的夏天就愛躺著在屋外午睡乘涼。那次醒來後，居然連人帶床在馬路中心的安全島上醒來，環顧四周只有零星來回車輛擦身而過，嚇得出一身汗，友人們在路邊笑得人仰馬翻。此後誰都不敢在街上亂睡，只怕下次不知怎被愚弄。他們那時還不知道危險。



慈幼英文學校 / 徐清華



慈幼英文學校 李卓然



排廠的。鑽研一生的技藝，如今隱沒無聞，他沒有訴苦，只說父親與他都不會為子女計劃安排前路，最多要他們學會游泳，其餘最好按自己喜好行事。像他兒子，愛跑步，就讓他跑，還要爸爸乘車跟他門快到達柴灣，結果兒子的腿真比車輪快，有他當年踢球的好，似乎他們靠海的人，都覺得天生天養就好。

每天早上七時半，我都會經過中環站的月台。偌大的月台上，人們熙來攘往，擠得水洩不通，人們的腳步急得像在逃亡一樣，生怕走慢半步都會被活捉。我也如其他人一樣步伐急促，但每天我都留意到，月台上有個人與這片急促很不相襯，列車入站，她被人潮淹沒，列車駛過，候車的人已上車，月台空空蕩蕩，恰如大海退潮一樣，潮退後留下了她在月台中央，形單隻影地。

她的臉上佈滿皺紋，皮膚粗糙，看來已有七十多歲……

嘉諾撒書院 盧言

撥開枝葉茂密的叢林間秘幽小徑，才可覓得園林花園，可不知怎的，今天的路卻比昨天的長，由碎石所點綴的路，好像沒完沒了似的……昏暗的暮光，從亂葉的縫隙中滲入，蕭蕭秋風，直刺入我的背脊，不禁抖顫了一下。

騰開了一番，總算給我闖出來了，可是展現在的跟前的，竟是前所未見的擺設，紅木小桌子，設有數尊神偶，幾個塑膠小杯……

衛理中學 葉凱星

憑她的家世，康有為的姨太太也識得，當年她住在大嶼山，送來她家一塊青石，冬暖夏涼，搬家的時候不知怎的丟掉了。她爺爺做清朝的紅頂大官，在廣州頗有顏面。民國初年也好像是做官的。

（陳雲按：我不記得了）爺爺懂得算命，說命中有數。家中一僕人不信，爺爺給他一個信封，差遣他送到衙門去給縣太爺。僕人途中內急，巧遇縣太爺一家丁，便託他送信，自己蹲廁所之後先回家。家丁送信之後，縣太爺拆信，內有一行字：「請打來人五十大板」，縣太爺以為家丁開罪了人，便打了家丁五十大板。僕人回去，爺爺說他命中不該被官衙打，於是避過一劫。

日軍佔領香港期間，老太太逃難去了新界大埔，未離開香港。老太太對日軍的印象並不算壞，一次是日軍兵要來徵收牛奶，見到家中有奶粉，母親說了一句：「就只剩下一點孩子要吃，他們倒派人送一箱過來；」另一次跟母親上街時被一名軍官的大狗咬了一口，軍官立時拔劍當頭把狗砍開兩半；嘉勒撒教堂裡白頭姑娘教的日文當年還學得琅琅上口。她當然也聽聞過，關於日軍的傳言那麼的多，說不遠處太古船塢吊死過不知多少人。盟軍也轟炸太古船塢，一度誤中崇真堂。跟母親避難時遭炮轟的崇真堂，同樣是吊死人的地方，就在窗外那地地後邊。老太太記得，母親抱著六歲的她躲在崇真堂的學生桌下，炮彈轟過後，擁著她反覆訴說著炮彈轟落當下以為要死了，卻一度光芒閃過，同時看到了觀音和聖母。她本不算虔誠，總說是外婆積下福蔭。

日軍炮轟崇真堂 同時見觀音和聖母

陳老太的故事

陳真



慈幼英文學校 / 陳祺峰

至七十年代末，或許與香港大肆填海有關，魚獲減少，同時汕頭汕尾有石斑供應香港，競爭加劇，加上油費上漲等種種原因，出海捕魚漸漸變得無利可圖。自填海後，部分艇戶連船帶人搬上岸去，船靠了陸地，人仍住在陸上的船裡，就放在現今東華三院對開；而賣掉漁船的，就有錢到岸上買樓房去了。漁民開始轉營，K的家人由賣魚變成運魚，用貨車送到市場和酒樓售賣。

K開始上小學後，展開了在陸上的生活。工業時期，男的做運輸的地盤的，或到太古船塢去修船等；女的有時從工廠接裝配零件回家，最常見的是造「馮強樹膠廠」的膠鞋，車鞋面。但K以為，漁民往日容易賺錢，薄有家財，很多水上人家出身的女人其實都不工作，婆婆每次帶他出去，她都打麻雀。久候悶得發慌時，來到東大街的公園還是滿滿的女人圍起一個個圈，埋頭喧鬧地打紙牌。紙牌不是撲克，不及兩個指頭寬，是一種南方民間的賭具。

「我小時候就住在艇上。」K說。水上人的小孩剛會走路時，身上都綁著一條繩，拴在船柱上。小孩掉下海這種事經常發生，特別在船兩側的一隔欄頭。那是沿船側延伸開去的木板，長度與船身相若，木板上開個小洞，大小便的地方。K試過在那裡掉下去，母親毫不猶疑的跳下海把他救起。那時他還小，小得連自己都沒有印像。記得一次，是爺爺賣完鹹魚，從岸上乘舢舨回家，孩童時的K像手中逃脫的游魚似的，鮮活活跳向船頭，眼中只有歸家的爺爺，無視兒童的步寬及不上舢舨與住家艇的距離，踏空了，便直衝下海，還好同樣及時獲救。艇上長大的小孩，都遇過幾次溺水驚魂吧？

K君的故事

小童誤墮避風塘

母飛身救子幸無大礙



慈幼英文學校 / 施文樂

他，擁有讓人欣羨的名號；他，身懷不與世同的舞技；他，被冠以一個地區的代表；他就是小西灣街市前的無名舞者- 小西灣郭富城。

關於他的故事，其實只是道聽途說，我沒有見到他真人。據聞，在每朝六時，學子、上班一族皆在睡之際，他便會出現在小西灣街市的門前- 提着一個早已插入舞曲錄音的收音機，身穿破爛的衣衫及短褲，在他的舞台登場。

他所跳的舞- 其實也不應喚作「舞」，極其量只能稱為「動作」。他好像在掙脫什麼，但他為自己創造的動作，每日都如此重覆着，彷彿又成了自己的枷鎖。其盛名亦在街市的門前傳到每個小西灣市民的耳朵中。

中華基金中學 高令堯



慈幼英文學校 / 郭富鏞



慈幼英文學校 / 陳祺峰



慈幼英文學校 / 伍鎮洋



衛理中學 / 蔡靜雯

海怪出沒

譚公顯靈

退休水警何先生

何水警深信譚公廟興旺也有段故。阿公岩是由於打石工人供奉譚公而命名的，當年阿公岩開爆石場，有天彈出一條工字鐵，一彈彈到東大街，不砸房子不砸人，不偏倚砸到馬路中心，沒傷人傷車，自此廟宇香火鼎盛，筲箕灣人都不忘績德求福蔭，祭祀典禮必恭必敬。

也許自小聽慣水上鬼故事，他們對靈異事件特別敏感。水上人小朋友原來都聽說過海怪的故事；話說在五十年代中期，全身溜滑的海怪到晚上會把小孩捉走，嚇得人心惶惶，入黑後絕不敢步出船倉，就算遇不著海怪，不幸掉下海也會被人當海怪亂打。大人試過用吊勾在艇邊打撈海怪，不果，老一輩建議用茅山術，不知以白灰還是硫磺塗船身避劫，後來傳言沖淡，只說此海怪每六十年就會再出現一次。



財神到... **筲箕灣**

我想住嘅地方

新春又展又演

社區文化藝術計劃

免費入場

主辦

muse motion

支持

市區重建局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日期：10.2 – 13.2.2013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文娛廳

展覽時間

年初一、二、三、四
下午2時至晚上8時

表演時間

年初二、三、四
下午3時及下午5時（每天兩場）